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一辑 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大卫·科波菲尔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英】查尔斯·狄更斯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大卫·科波菲尔 (上)



康振海 刘芦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康振海, 刘芦译,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4
(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梁羽龙, 张海军主编)
ISBN 7-80648-585-6

I. 大… II. ①狄…②康…③刘…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7920 号

.....

新汉译英国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刷: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 1 3000 册
印张: 302.75 字数: 871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85-6/I·180

文库定价: 198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出生	(1)
第二章	渐懂人事	(14)
第三章	我家有了变化	(30)
第四章	受辱蒙羞	(45)
第五章	被遣离家	(64)
第六章	认识了更多的人	(82)
第七章	在萨伦的第一学期	(89)
第八章	快乐的半天假日	(106)
第九章	永远难忘的生日	(121)
第十章	得到赡养	(133)
第十一章	自食其力	(153)
第十二章	决计出逃	(168)
第十三章	决心之后	(178)
第十四章	我姨婆打定了关于我的主意	(198)
第十五章	重新开始	(214)
第十六章	我在不只一种意义上是一个新学生	(224)
第十七章	一个人出现了	(246)
第十八章	一次回顾	(264)
第十九章	旁观者清	(273)
第二十章	斯提福兹的家	(290)

第二十一章	小爱弥丽	(300)
第二十二章	旧物新人	(319)
第二十三章	证实所闻,选定职业	(342)
第二十四章	初试放荡的生活	(356)
第二十五章	吉神和凶神	(364)

第一章 我的出生

在这部有关我的传记中，主角究竟是我本人呢，还是另有其人呢，本书应该加以说明。我的传记应当从我一生的开端来写起。我出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间十二点（据我所知，而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据说，钟一开始敲，我也开始哭，两者十分凑巧。

接生的保姆和左邻右舍一些很有见识的太太们（她们在没有与我见面的几个月前就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鉴于我出生的日期和时辰，就煞有介事地张扬开了，说我这个人，第一，命中注定一生要不幸的；第二，具有能见鬼的天赋。她们坚信，凡是午夜后一两点钟内降生的一切孩子，男孩也好女孩也罢，都肯定具有这两种天赋。

关于第一点，不用我多说，因为这句预言是究竟被证实了呢，还是毫不灵验呢，没有比我这部传记表述得更清楚的了；至于第二点呢，我只能说，要不是我早在襁褓之中就已丢掉那份“家当”，那就是我还没有接到呢。不过我若被夺去这份“家当”，我倒是丝毫没有怨恨，而且，如果另有什么人正在享受它，我还真心地欢迎他继续加以保有。

我是带着一层胎膜出生的，它曾以十五基尼的价格在报纸上登广告拍卖。但是因为当时航海的人们手头紧呢，还是心中没有信仰，甘愿穿软木衫呢，我不知道；但我只知道，只有惟一的一个人，还是个与证券经纪业有关系的辩护律师出过惟一的价钱：两镑现金，不够的用葡萄酒补足，他宁愿放弃免遭溺死的保证，也不肯再多出一点儿钱。结果是广告收回，广告费完全赔偿——谈到葡萄酒，我那可怜可爱的母亲自己当时也有这种酒出卖——十年后，那个胎膜用抽彩的方式出售；当地一共五十个人参加了抽彩，每人出半克朗，抽中的出

五先令。当时我就在旁边。我至今还记得，看着那样安排属于自己身上的一部分，觉得很不安，也十分难堪。我还记得，抽到那个胎膜的是一个带提篮的老太太。她很勉强地从篮子里掏出那规定好了的五先令，都是半便士的铜币，还少了两个，虽然费了一大段时间，向她说明她的钱不够，但她还是不明白。她后来并不曾被淹死，而是以九十二岁的高龄意气扬扬地在床上寿终正寝的。这件事成为我们那一带的奇闻轶事，长久不衰。据我所知，这个老太太一生最大的夸口就是，除了过桥，她从未在水面上走过；而且，即使在喝茶的时候（她最喜喝茶），对于那些敢“闯荡”世界的水手们和其它人的罪过，她总是加以指责。你对她说，有一些日用品（茶也许包括在内）是从那些她认为“闯荡”的人那里来的，这是没有什么用的。她总是更自信、更理直气壮地反驳你：“我们不需要乱跑。”

我现在也不需“乱”说了，还是书归正传吧。

我出生在萨弗克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如苏格兰人所说，“在那块儿，”我是一个遗腹子。我父亲死后六个月，我才出生。一直到现在，我一直觉得有点怪异。在我朦胧的记忆中，我父亲在墓地里的那块白色墓碑在我幼稚的心灵中曾引起这样的联想：我们的小客厅里，炉火融融，烛光明亮，而我们家的门却都锁着，把我父亲的坟锁在外面，这种情况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怪异。

我父亲的一个姨母，我的姨婆，我们家亲友中主要的大人物——特洛乌德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战胜对这位可怕人物的畏惧心理，偶尔提到她的时候，总是称她为贝西小姐——曾嫁了个比她年轻的丈夫。他长得很英俊，但却不是“美貌在于美德”，——因为大家都深信他有打过贝西小姐的嫌疑；甚至有时在争论日常饮食时，他竟至于想把贝西小姐从三层高的窗户扔下去。可见，他们脾气并不相投，贝西小姐只得给他一笔钱，双方协议分居。他带着这笔资本去印度

了。据说在印度，有一次，有人见他和一只大狒狒骑在大象上。但是我认为，那应当是一个大贵人，或是一位公主。^① 不管怎么样，反正他走了不到十年，死讯就从印度传到家中，我姨婆听了这些消息有何感想，没人知道；因为自从他们两个分居后，她马上恢复了做女儿时的姓，在遥远的海边上买了间屋子，带着一个女仆，过起独身女人的生活；从那时起，大家都认为，她此后决心过与世隔绝的日子了。

我认为，我父亲曾是她最喜欢的人，但是他的婚事十分伤她的心。她不赞成我母亲，认为母亲是一个“蜡娃娃”。她不曾见过我母亲，但她了解我母亲还不到二十岁。以后我父亲与贝西小姐再没见过面。我父亲他们结婚时，父亲的岁数是母亲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好。一年后就去世了，像我前面所说的，他去世六个月后，我才出世。

这就是那个重要的星期五下午的情况。所以我绝不能说我对于那时的情形已经了解得怎样，也不能说，我对于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是据我亲身的经历所追忆的。

我母亲正坐在火炉旁，身体软弱，精神萎靡不振，两眼含泪望着炉火，对自己和那个她未见面的没有父亲的小陌生人感到万分绝望。这个孤儿，虽还没有和任何人见面，他的家人却已在楼上抽屉中准备了大量的预言，这个世界对于他的降临没有丝毫惊奇。如前所说，在那个三月的晴朗带风的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前，满怀忧愁。当她擦干了眼泪，抬起头来时，她看见一个朝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当再看时，我母亲就断定：那是贝西小姐。那人摆着别人不可能有的盛气凌人的神情，挺着凌厉硬直的腰板绷着脸从容不迫地走向门前。

^① 狒狒在英文为 Baboon，印度人称有教养的体面人为 Baboo，称回族公主为 Begum，三字读音相似。

当她终于来到房前时，她又一次说明那就是她本人。原来我父亲时常说起，她的行径不太像普通的基督徒；所以这时，她不是去拉门铃，反而跑到我母亲对着的窗户那儿，把鼻子尖紧贴在玻璃上；据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讲道，有一刻她的鼻子尖一下都压得完全扁而白了。

她使我母亲大吃一惊，所以我一向认为，我之所以出生于星期五下午，实在是因为贝西小姐的缘故。

我母亲见了我姨婆大惊失色，离开椅子，躲到椅子后面的角落里。贝西小姐搜寻着那个屋子。她先从屋子的对面开始，把眼睛一点一点儿地移动，像荷兰钟上撒拉孙人^①的头似的，终于把眼光射在我母亲身上。这时她对我母亲皱了皱眉，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让她去开门。我母亲过去把门打开。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西小姐说道。

“是的。”我母亲虚弱地说。

“特洛乌德小姐，”来客说道，“也许你听说过她吧？”

我母亲说，她十分荣幸听说过这个大名。不过当时她有某种不快意的感觉，当然并没有表现出那是一种荣幸。

“那个人你现在就看见了。”贝西小姐说道。我母亲听后，低下头，让她进家里坐。

她们走进我母亲坐过的那个小客厅，因为我们家过道对面最好的那个房间里没有生火——事实上，自从我父亲殁葬之后，就没再生过火；当她们两个都坐下以后，贝西小姐沉默不语，我母亲先是忍着，随后还是忍不住就哭起来了。

“噢，得啦，得啦！”贝西小姐赶紧说道，“别这样，好啦，好啦！”

^① 中世纪基督徒给伊斯兰教徒起的名字。其人的名字和形象，后在英国常用作店名或招牌。

但是母亲还是忍不住，一直哭了个够才算完。

“把你的帽子摘下来吧，我的孩子，”贝西小姐说道，“让我看看你。”

我母亲十分害怕，因此即使想不听从这种要求，也不敢真那么干。因此她按照吩咐把帽子摘下，摘的时候，因为心里紧张反而使头发（她的头发是多而且美的）一下子披散到脸上。

“哟，我的天！”贝西小姐喊道，“你简直还是个娃娃呀！”

当然，我母亲就岁数而言，是十分年轻的，而且在外表上看来更年轻。可怜的人，她低下头，就像年轻是她的罪过似的，并且抽噎着说，她确实还是孩子，却就做了寡妇，假如生产后她还活着的话，还要做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呢。随后在短短的停顿中，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用手抚摸她的头发，而且她的手还很轻柔。但是当她惊恐地希望继续被抚摸时，却看见贝西小姐坐在那里，衣服下摆折起，双手搭在一个膝盖上，双脚翘着放在炉栏上，向着火皱眉。

“我的老天爷，”贝西小姐忽然说道，“为什么叫‘鸦巢’？”

“你是指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反问道。

“为什么叫‘鸦巢’？”贝西小姐说道，“叫厨房才比较恰当呢，假如你们两个中哪一个有一点儿实际的话。”

“这是科波菲尔先生起的，”我母亲回答说，“他买这所房子时，一直认为这附近有乌鸦。”

正好此时，晚风在花园尽头几棵高大的老榆树中间吹过，我母亲和贝西小姐都不自觉地往那儿看。那几棵榆树像正在低声交谈秘密的巨人似的，弯腰低垂着，过几秒钟，树枝就乱晃起来，四下摇摆着，仿佛它们方才的密语太坏了，扰乱了它们宁静的心湖；这时，筑在树顶上一些饱经风雨、残破零落的旧鸦巢像狂风暴雨中的破船一样，颠簸摇摆起来。

“那些乌鸦哪儿去了？”贝西小姐问道。

“那些——？”我母亲当时正想别的。

“那些乌鸦都怎么啦？”贝西小姐又问。

“自从我们搬来的那一天起，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乌鸦。”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原来以为——这儿是乌鸦筑巢的地方；但是这些巢都旧了，乌鸦们早就不要它们了，飞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还确实是大卫·科波菲尔的为人，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的本性！房子这边连一只乌鸦的影子都看不见，却把房子称为‘鸦巢’！他光看见乌鸦巢，就认为真有乌鸦了！连对鸟儿也是如此捕风捉影！”

“但科波菲尔先生现在已经过世了，”我母亲说，“你要是当着我的面说这些挖苦他的话——”

我认为我那可怜的母亲，可有一会儿真想和我姨婆动起手来，却不怕“斗殴”的罪名。其实，即使不说当天下午她那个模样，即便她在拳击方面训练有素，我姨婆也只需一只手就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她了。不过我母亲当时心里虽可能这么想，可当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这种想法就没了。她又很顺从地坐下，接着她便晕了过去。

一会儿，她自己醒过来了，也有可能是贝西小姐把她弄醒了。反正不管怎样，等她醒后，她只瞧见贝西小姐正站在窗边。那时候，夜幕降临，渐渐变得昏暗，她们只能模模糊糊地认出对方的脸，而即使是这种辨认也得借助壁炉的光亮才能做到。

“我说，”贝西小姐好像只是随意地看了一下窗外的景色，又回到椅子旁，说，“你还差多少天就——”

“我怎么不停地哆嗦呢？”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这是怎么啦？我是不是快死了，不错，肯定是快死了！”

“不会，绝不会，”贝西小姐说，“你先喝口茶吧。”

“哦，不过，喝茶就能好起来吗？”我母亲不太放心。

“当然能，”贝西小姐说，“你放心，别疑这疑那。哦，你叫你的女孩儿什么呢？”

“说不准是男孩子呢，小姐。”我母亲天真地说道。

“保佑孩子！”贝西小姐喊道，不过她并没把这句话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了我母亲身上，“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

“坡勾提。”我母亲说。

“坡勾提！”贝西小姐愤怒地把这个名字重复了一遍，“孩子，你的意思是说，真的有这样一个人进入基督教堂，给自己起这样古怪的名字——坡勾提吗？”

“这本是她的姓，”我母亲胆怯地说道，“科波菲尔先生那时就这样叫，因为我们的教名相同。”

“喂，坡勾提，过来。”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拿茶来。你的太太不舒服，别磨蹭。”

贝西小姐带着那种一家之主似的派头说着，随后就往外看看，与从走廊那头拿着蜡烛急忙跑来的坡勾提打了个照面，然后她又关上門，像原先一样坐下来：双脚放在炉栏上，折起衣服的下摆，双手搭在一只膝盖上。

“我刚才说你生的是女孩儿，”贝西小姐说，“我敢肯定，肯定是女孩儿。我有一种预感，一定是女孩。我说，孩子，从这个女孩降生时起——”

“如果是男孩呢。”我母亲插嘴道。

“我跟你讲，我有一种预感，孩子一定是女孩，”贝西小姐回答道，“不要跟我抬杠。从这女孩降生的时候起，孩子，我就跟她做朋友。我愿意做她的教母，我希望你叫她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这个贝西·特洛乌德可不能糊里糊涂地度日。我决不让她糟踏她的爱情，

可怜的孩子。她应该受好的教育，好的监护，使她不至于滥用她的情义，相信她原本不应该相信的事。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我自己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一句话，她的头就抖一下，好像某种宿怨在内心发作，她极力地克制着，不让它们露骨地表现出来。不过因为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所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孩子，大卫待你如何？”贝西小姐平静了一会儿问道，“你们俩在一起快乐吗？”

“我们很快活。”我母亲回答道，“科波菲尔待我真好极了。”

“哦！我想他把你宠坏了吧。”贝西小姐接着说。

“我现在又是孤身一人留在这世界上困苦地活着，完全靠自己，从这方面看，我想他是把我宠坏了。”我母亲呜咽着。

“哦，别哭了！”贝西小姐说道，“你们两个并不合适——假如夫妻俩并不合适的话——因此我才问你那个问题。你是个孤儿，是吗？”

“是的。”

“你曾经当过保姆，是吗？”

“是的，我在一户人家当婴儿保姆，科波菲尔先生去过那家。他待我十分和蔼，而且关心我，随后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于是我们就结了婚。”我母亲很坦白地说。

“哎，可怜的孩子。”贝西小姐沉吟着说，“你会什么？”

“我不懂你的意思，小姐。”我母亲结结巴巴地说。

“比如，管理家务等事情。”贝西小姐说道。

“恐怕不太会，”我母亲回答道，“没有我所料想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过去曾教过我——”

“他可懂得的太多了！”贝西小姐从旁插了一句。

“我本来希望可以有很大进步，因为我很用心地学，他也很耐心

地教，但是他把我撇下了……”我母亲又哭起来，说不下去了。

“得啦，得啦！”贝西小姐劝慰道。

“我经常记帐，天天都记，晚上就和科波菲尔先生结算。”我母亲说了一句，又哭了起来。

“好啦，好啦。”贝西小姐说，“别哭了。”

“我敢说，我们俩在帐目上从没有过半句不合，除非科波菲尔先生说我把三和五写得太像了，或是在七和九上添上了小钩当尾巴。”我母亲在另一阵悲哀中又停下来。

“你别总是这样，”贝西小姐说，“那可对你，或对我的教女都没有好处。好啦，不许再哭了。”

这样的理由在劝解我母亲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使她平静的更大的原因是，她感到越来越不舒服。接着是一段沉默，有时贝西小姐发出的“唉”打破这种沉默，她仍然把脚放在炉栏上坐着。

“我知道大卫曾用他自己储蓄的钱买了一笔年金，”她说，“他怎么给你安排的？”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答着，这时她连说话都有点费劲儿了，“他对我十分体贴，把年金的一部分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道。

“每年一百零五镑。”我母亲说。

“这还不错，”我姨婆说，“因为他大可以做得更糟呢。”

“糟”这个字可用得非常是时候，因为我母亲当时的情况确实糟得很。所以坡勾提拿着茶盘和蜡烛进来时，一眼就看出我母亲很难受——其实如果房间里再亮一点儿的话，贝西小姐早就看出来了。坡勾提立刻把她扶到楼上她自己的卧室，就打发她侄子汉姆·坡勾提去请护士和医生了。汉姆已经呆在我们家里不止一天了，以备紧急时听候差遣。

当这些人先后赶到时，发现一个陌生的女人，漠然地坐在壁炉前，左胳膊上系着帽子，耳朵上塞着珠宝商的棉花，他们都大为吃惊。坡勾提对于这个老太太是毫无所知，我母亲也从未提起过她，所以她坐在客厅里，完全是一个神秘人物。她虽然在衣袋里塞满了珠宝商的棉花，并且在耳朵里也像那样把棉花塞在里面，但这对她庄严的仪态却丝毫没有影响。

大夫到楼上看过病人后就下来了，因为据猜测，他既然认定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很可能要与他面对面地坐上几个钟头，他也就竭力表现出礼貌友善的样子。他是那种最谦逊、最温和的。他进出屋子时都侧起身子，以便少占些空间。他走起路来，脚步很轻，而且更慢。他把头向一边歪着，一半是由于要贬低自己，一半是要讨好所有的人。如果说他从来没有对一条狗费话，那还没什么稀奇，他甚至不曾对一条疯狗费话。如果他必须和狗打交道，那他也是很温和地对它说一句或一句的一半，或是一句的一小部分；因为他说话就像他走路一样缓慢。不管是为了什么理由，他都不会对疯狗粗暴，甚至也不肯对它动一点气。

祁利浦先生头向一边歪着，柔顺地看着我姨婆，稍微地鞠了一躬，同时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左耳朵，暗示为什么耳朵里塞着棉花，说：

“是耳朵局部发炎吗，太太？”

“什么？”我姨婆问道，并把那块棉花像塞子一般从耳朵里拔出来。

祁利浦先生被她的粗暴吓坏了，不过他还是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

“是耳朵局部发炎吗，太太？”

“胡说什么！”我姨婆回答道，一下子又把自己塞起来。

祁利浦碰了钉子后，惊恐地坐下怔怔地看我姨婆，她则坐在那儿瞧着炉火，最后他又被叫到楼上去。他上楼去了约有一刻钟，又下来了。

“喂？”我姨婆问，同时把靠近他一面的耳朵里塞着的棉花取了出来。

“呃，太太，”祁利浦先生回答道，“太太，这是——不能急的。”

“呸——呸——呸！”我姨婆在表示鄙夷时运用一种十分纯正的颤音，而后又像从前一样，用棉花塞起耳朵。

确实如此——确实如此——祁利浦先生后来对我母亲讲——他当时真有点儿叫我姨婆吓坏了。尽管这样，他依然坐在那儿看她，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差不多两个钟头后，他又被叫上楼去了。之后，他又回到客厅坐下。

“喂？”我姨婆忽然又把靠大夫那面那个耳朵里塞的棉花取了出来，问道。

“呃，太太，”祁利浦先生回答道，“我们正在——慢慢地进行呢，太太。”

“呀——呀——呀！”我姨婆说着。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后来我姨婆也说那一声“呀”确实是设计了来折磨他的精神的。他不敢再呆在客厅里了，干脆在黑暗和冷风中坐在楼梯上。

汉姆·坡勾提免费小学的水平，善于课堂问答，因此可以看作靠得住的证人。他第二天讲述道，在这事发生一个钟头以后，他有时向客厅的门口偷偷地瞥上一眼，却立刻就被贝西小姐发觉，在他没来得及逃走前，便被抓住了。汉姆说，贝西小姐虽然耳朵里塞满棉花，但仍可听见楼上一阵儿一阵儿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他又说，那位太太显然是在声音最高时，太过于烦躁，没法发泄，才抓住他当替罪羊。她当时捉住他的领子，把他拖来拖去（仿佛她吃了太多鸦片），她还摇

他，抓他的头发，揉搓他的衬衣，又捂住他的耳朵，好像分不清他的耳朵与自己的耳朵；此外更是狠命地揉搓他，打他。他所讲的，有一部分由他的姑母证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在他刚被释放时看见他，据说他那时和我一样红呢。

温和的祁利浦先生即使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怀有恶意，但在那样的时候他却不能。所以他一办完事，就侧着身子走进客厅，用他和蔼的态度对我姨婆说：

“太太，恭喜你了。”

“为什么？”我姨婆厉声问道。

祁利浦先生一看我姨婆那严厉的态度又害怕起来；因此他向她微微地鞠了一躬，对她笑了笑。

“我的天，你在干什么呀！”我姨婆相当不耐烦，“你难道不会说话吗？”

“您放心，我亲爱的太太。”祁利浦先生用他十分柔和的声音说，“您不用着急，太太。”

我姨婆竟然未去摇晃他，把他心里的话摇晃出来，这被人当作一种奇迹。她只是对他晃了一下脑袋，但这小小的举动也使他心惊胆战。

“呃，太太，”祁利浦先生过了一会儿鼓起勇气接着说，“恭喜您，太太，一切都很妥当。”

我姨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她好吗？”我姨婆说道，交叉着双臂，一只胳膊上仍旧系着帽子。

“嗯，太太，我想她一会儿就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了，”祁利浦先生回答道，“在这种悲惨的情形下，我们对一个生头胎的年轻母亲所能期望的舒服也不过这样罢了。太太，你要现在去看她，不会有什么不便，可能对她有好处呢。”